

· 崇明历代文献丛书 ·

海滨文集

王蓉清 ◎ 著

徐 兵 王 妍 唐圣勤 ◎ 点校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滨文集/王蓉清著;徐兵,王妍,唐圣勤点校

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8

(崇明历代文献丛书)

ISBN 978-7-5520-2523-1

I. ①海… II. ①王… ②徐… ③王… ④唐… III.
①王春林(1861-1929)-文集 IV. ①Z4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0594 号

海滨文集

王蓉清著,徐兵、王妍、唐圣勤点校

责任编辑:章斯睿

封面设计:黄婧昉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上海龙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7.375

插 页:3

字 数:177 千字

版 次: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

ISBN 978-7-5520-2523-1/Z·067

定价: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王春林及其《海滨文集》

王春林(1861—1929),字蓉清,号海滨居士,崇明北排衙镇(今属港西镇)人,清末秀才。1913年任崇明县政府第三科(教育科科长)。1918年8月在县城东门外李凤苞宅创办崇明县甲种师范(劳苦师范),收贫苦子弟入学。在学校传播进步思想,引导学生追求真理与光明,还要求学生适当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1925年,与蔡申甫筹备成立国民党崇明县党部,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监察委员。他热情拥护孙中山关于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,盛赞苏俄十月革命。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,屡遭国民党极右分子攻击。1928年受聘为县孤儿院院董,同年10月被推为县第一图书馆馆长。1929年1月在国民党崇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,当选为县监察委员。曾协助曹炳麟编纂《崇明县志》,任“分纂”。1928年汇辑历年文稿,由《崇民报》馆印行《海滨文集》。1929年8月20日因感染时疫病逝。生平载入1986年版《港东志》下册第603—604页、1989年版《崇明县志》第894页、2005年版《城桥镇志》第245—246页。

《海滨文集》系崇明近代文化名人王春林生前作品集,集中收录其文章90余篇,多半反映其倡导新学,进步的思想意识,集中也保存了大量地方掌故。兹以此列入“崇明历代文献丛书”第六辑。由徐兵、王妍、唐圣勤点校整理。

序

祝佐平先生遗著印好了，同志们又把王蓉清先生的《海滨集》付印，这是先生手写定本，几经删订，不像佐平的断简残篇。所以看了佐平遗著，决不能说就可以窥见祝佐平的学问；而看了《海滨集》，就同亲聆王先生谈论一样，他所学所行，本末灿然具在，原用不着吾们替他吹……或宣传。无奈当不起申甫先生三番五次，亲来督促，只得胡乱写些废话：

先生死前一月，在图书馆和我讨论《禹贡》、碣石，我说碣石早已沦没在汪洋大海中，许多经生，不晓地学原则，和山东半岛积渐陆沉的事实，以致聚讼纷纷，各逞肌说，所谓“可怜无益费精神”耳！先生瞿然问故，我把地盘升降的学理，当代地学家考定的断案，源源本本告诉他，他恍然说道：我曾做过一篇辨碣石地望的文，自信折衷诸家，差可算作定论，听你所说，觉得翳障一空，更信考古也不可不知科学，我的《海滨集》，不日可以写定，要烦你仔细看过，倘有类似于此的错误，请勿客气，老实指出，我不惮改订。那时正值盛夏，彼此在休假期间，原是聚首论学的绝好机会。不料没有几天，我给人家邀往上海，尤不料去了不到旬日，蓦地得着先生死耗！归后即在图书馆搜出稿本，知就在吾们别后的旬日间，先生已手录完毕，翻开一看，那篇碣石辨赫然在目！追想他老人家当时蔼然虚己之度，犹在昨日，而又如隔世！万不料仓猝小别，竟成永诀，真使我感怆不已！

先生和我论学，始于宣统庚戌，那年秋间，吾从苏州带了一

部《楞严经》归里，先生急急前来借去，看后，极端赞叹佛法精微广大，从此他开始博览佛典（他六十自述纪此事在民元，微误）。他深嗜竺好，而勤奋诵习的功夫，远过于我，我才耸然惊异！后来和先生渐熟晓得他生平于学问，一向如此；至于终身，未常不如此。——这是我对他最先所得到的印象。

论人本同画小照或拍相一般，“贵得其真”，可是谈何容易！我觉得茫茫天壤，要几个好朋友，尚还不难，若要得个真知己，可就旷世难逢！——“好朋友”和“真知己”怎的竟然不同，人家不免笑吾讲疯话，奈这个玄妙，说来话长，碍于体裁，限于篇幅，恕吾不赘，——即就对于王先生的批评而论，归纳起来，不外两种说法：（一）说他不但是国民党人，而且属……党；（二）说他是一位桐城派古文家。这两种极端的观察，好像把王先生放在交易所里拍价，不独早晚市价，相去太远，而且连货色也不会弄清楚！——吾们还用不着辩……党的是非邪正——不是我小觑王先生，以他的才性，决不会有做……党的野心，尤决没有做……党的魄力。至于古文家呢，说者也许是好意推崇，我却要替他叫屈，——如果王先生于四五十岁时候死了，别人上了他这一个尊号，我仅可相对的承认，还不免口是而心非地暗暗说道：“怕还够不上一点罢！”——王先生做起文章来，固不免现出一副像煞古文的面目，到老未变，然而未必自以为成家。至学问方面，思想方面，他于五十岁以后，早已离开所谓桐城派，越走越远，何啻“千万里而遥”。唉！“凤皇已翔于寥廓，而罗者犹视夫泽藪”！古今同慨！何足怪呢！

然而一般社会，说他什么党什么家，却“也事出有因”，且不能说（查无实据），正惟其说“似是而非”，所以要把它细细分析解剖，再下判决，倍觉困难。吾们妄想用尼采“重新估价”的眼光，求得到先生之（真），就不能免于（词费）。

如果推崇先生太过，怕引起一种反响，吾们为迎合社会心理计，不如宣布先生的罪状，倒可以博许多先生们的掌声。只可惜我和先生，二十年来毫无人事的关系，惟不时邂逅，论学谈艺，只觉其人不过是一位好学不厌的书生，和厚坦白的长者而已。后来听说他一变而为党人，与一般“少不更事”的青年为伍，这在先生，是生平最奋斗活跃的时期，而吾们路绝万里，不相闻问，使吾不能得他的罪证，罗织成狱，也算一种遗憾。只约略听说：他以老辈而思想左倾，讲学授徒，大有“妖言惑众”之嫌，门下疏附既多，鱼龙曼衍，激进色彩浓重的分子，不免“青出于蓝”，造成“相惊伯有”的恐怖。于是众口铄金，指目先生为作俑之第一人，持平论调的一流，还不过说先生教育的结果，恰如古人所说“其父杀人报仇，其子必且行劫”。至痛恨先生的，便老实不客气说：他是崇明的洪太尉了！倘然替他辩诬，连我也要蒙“党逆”……之嫌！不道吾归国后，重挹他的言论丰采，觉得他依然是书生本色，长者面貌，或者因吾是肉眼凡夫，看不出他的狐狸尾巴，只好向读此序文诸公道歉罢了！

吾的话似乎离题太远，却因此引出一个很大疑问——照先生出世的时代，和崇明的环境，这位八股出身的老秀才，怎的成为摇身一变的孙行者，一变再变……七十二变，变到似乎……一类人物呢？试看同他老人家年辈相后先的士流，不少八股专家，策论好手，决不会像他这样不安本分？间有一二聪明蹉跎的优秀分子，于时文之外，稍知有所谓“旧学”，简直是凤毛麟角了。至于旧学之外，还有什么叫做新学，那何消说得，必是“异端”而已，殊不值大人先生们的一盼。但是他们才气科名，远出先生之上，如今把来相提并论，免不了褻渎他们的罪过。再回头来看学校大兴以后，先生到老不过一个中小学教师，而经手造成的专门人才，大学毕业，出洋留学生，转眼已满坑满谷，新学正统，已自

有传人。像他这种半路出家的老新学家，更不值戴方帽子穿洋装司的克克罗克先生们的一盼，所以吾们替先生捧场，而于新旧双方都说不响嘴！

何况一般先生们，于科举帖括学校教科，和新旧学有何分别？原不求甚解，勉强解释，怕同（秀才碰着兵）一样，为避麻烦计、只可说先生所学，虽不算高明，却和士子预备考取功名的敲门砖，或学生在学校骗取文凭的课程，略有不同。以受过八股洗礼的老秀才，何以不受时代和环境的束缚，而想知道些翰林进士举人或洋翰林……洋举人所不必学的东西，这就是他特殊的个性，最值得注意。也许即是他晚年受疑谤的主因。他若是才调纵横，气概不可一世，倒也不足为奇，然而他却是很平庸碌碌无所短长的人物。

他比众不同的地方，只在“求知欲”较为强烈，而能绝（意必固我），既得的知识，不以为已足，而常自视欲然，不自以为是，执着不化，而不恤舍己从人，日知其所亡。见一新书，得一新学说，如同得一件新宝贝、也许有人说：此不过好奇喜新之癖性而已。实则他非经一番研究考虑，得了真知灼见，决不贸然胡乱盲从，不论新旧学问，若有疑窦，不耻下问于后生小子，常恨“吾生有涯而知无涯”！终身孜孜不倦，探索真理，这种“不知老之将至”的精神，“朝问道夕死可矣”的态度，我所见老辈中，只有他一人。因为他“人老心不老”，才能和青年们沆瀣一气，老辈眼中自然看不惯，觉得他“非我族类……”了！不幸而王先生成这一点性格，竟可说就是他的“坏处”。他思想越进，离社会越远，平日言论越易惊世骇俗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可为捕风捉影的资料，于是书生的王蓉清，一变而为白衣秀士王伦了。然而他的见解，大概具于《海滨集》内，在极端的新派人物看来，必定觉其平淡无奇，说句

“不过如此”而已。

古人云“文如其人”看了先生作的文写的字，真就可以推知他的“人”，当听得藐视他的说，他为文有骨无肉，味同嚼蜡，一般心目中自然以为不及八股策论专家，崇重他的，说它简洁有法度，一字不苟，得桐城薪传，两说都非未见，然所谓桐城派，于旧学内本已无位置，何况现代，难道先生要靠几篇“俯仰于桐城道左”的文章以传么？先生死于一九二九年，活了六十九岁，以前四十年，恰为十九世纪人物，正他沉酣于古文及旧学之时期。此后已是另外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，思想学识，与年俱进，若只知斤斤计较他古文的工拙，委实像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把他在时代上的价值，降至零度，那还成二十世纪的王先生么。

够了！如果要我赞颂王先生，我只能如此说法，如果要我骂他，也只能如此骂。否则过与不及，都会失真。先生最讲究纪述文字，亦最严格，平日吾们谈论，常常说：名家作传，以瑕瑜互见，毫无讳饰的，为最上乘。隐恶扬善，已为曲笔。但如确有善可扬，才好着笔。现在文人“谀墓”，愈趋愈下，真正斯文扫地！所谓哀启、行述，恶滥达于极点，真要令人作三日呕！明明嫫母、无盐，而必要形容他的先人，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，西施再世，王嫱重生，这不是和尊亲开玩笑！替自己留笑柄么？奉劝世间孝子，这种不足为荣，徒自玷辱的无聊行为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——先生生前主张如是，我难道还可效颦流俗，使他地下之灵，痛骂我么？我固然没有传神阿堵的本领，却极愿替先生忠实地描一帧“精神”的小照，虽不敢说惟妙惟肖或者不至如罗两峰为袁简斋画像，吃他一顿冷嘲热讽，惜乎先生之不能见也！

序

陈 密

目 录

王春林及其《海滨文集》 / 1

序 陈 密 / 1

卷 一

吾之人生观 / 3

我之佛法观 / 22

经文 / 26

十七年国庆日感言 / 27

论治 / 30

卷 二

天演述四篇 / 35

社会主义述四篇 / 38

黄河考 / 42

长江考 / 44

碣石辨 / 46

水流淤啮考 / 48

述儒佛之异 / 50

述佛耶之异 / 51

说党 / 52

论群治现状 / 53

说风俗 / 55

论家族 / 56

说雄杰 / 58

说身 / 59

说物 / 60

说水 / 61

论天演 / 62

说祭祀 / 64

说五行 / 65

说蔽 / 67

中阴 / 68

先妣事略 / 69

乡先正行略 / 71

陆君友梅传 / 74

庞君藻湘传附庞先生诗四章

/ 75

显荫师传 / 77

祝君佐平传 / 79

黄君贡培传 / 80

王君获百行状 / 81

目
录

龚君少莘行状 / 83

五十自叙 / 85

六十自叙 / 88

卷 三

拟海塘碑文 / 93

竞存校长黄君墓表 / 94

祝母龚孺人墓志铭 / 95

陶嫂陆安人墓志铭 / 96

读《论语》齐景公问政章 / 97

读《论语》公山弗扰章 / 98

读《孟子》仁政章 / 99

读《孟子》桃应章 / 100

读史五首 / 101

崇明县志各序六首 / 105

《半弓居文集》序 / 110

《黎阳五世诗集》序 / 111

哀挽张少梅先生诗文录序 / 112

《佛光》月刊序 / 113

《诸子学通论》总序 / 114

《古史辨》书后 / 116

《讲习》杂志缘起 / 117

尚志女学十二周年纪念词 / 118

答某生问古宫室制书 / 119

答友人论医学书 / 120

答友人问风水书 / 122

与友人书 / 124

复友人书 / 125

为徐引恬创办女学启 / 126

送崇明县知事王君绍曾回省
序 / 127

送崇明县知事吴凌霄先生回
省序 / 128

开明小学学董龚子翼哀辞
/ 129

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校长陈君
龙章哀辞 / 130

庞君藻湘哀辞 / 132

孙士揆哀辞 / 133

尚志女学女教员徐安详哀辞
/ 134

陆母伍太夫人哀辞 / 136

王生克仁哀辞 / 137

女玘哀辞 / 139

悼两孙词 / 141

祭陆君友梅文 / 142

为崇明追悼会祭督军蔡公松
坡文 / 144

祭告生孙文 / 145

卷 四

记崇明田赋 / 149

记崇明之实业 / 156

记崇明之风俗 / 162

卷 一



吾之人生观

天地何为而生人乎？人何为应时而生乎？虽古之圣人今之哲者皆莫能言也。耶教曰：“上帝始造天地，继乃造人。”是说也，近世皆知其非。儒者曰：“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。”夫五行何以能化万物？亦未明言其故，则亦等于废话耳。佛言：“一切众生无始以来，轮回六道皆由业识。”斯则非亲证无生，法忍者不能知则亦未能喻之于众也。科学家之言曰：太空始有星气星云，继有恒星行星，行星（如大地）由气质而流质而定质，由是有陆海山河而动植物生，而人类生。人之生也，其孕之形成由单细胞而复细胞，而微虫，而鱼类，两栖类，兽类，猿类，然后有人类。夫大地何以有动植物？动物何以递衍递进而有人类？谓其有他力使之乎？未必也。即有他力，而他力之为何复不可知，则亦等于无而已。谓其由自力乎，则彼动物之递衍递进实不自觉，亦未预期也。果孰使之然乎？或曰：是有定律焉。然孰定之，则曰定于物之本质与物之环境。故星气星云之成恒星行星有定律也。行星之有动植诸物以至人类，有定律也。是犹电子之若何，排列成若何，元子诸元子之若何，杂糅若何，排列成若何，动植矿物有定律也，然则佛氏所谓业识，殆指此欤。

惟生生之故自其迹而言之，皆原于种。盖种虽甚微，然自原始以迄今，兹其层累之衍进未尝不一一各具是则，律寓于种，而种因于律，特物各肖其所生，而代趋于微异（严译《天演论》句），积而久之，微异者乃成大异，于是类分部别各不相同。夫吾人之生亦原于种，特不知我藉种以生乎？抑种即为我乎？藉种以生

我，何以适藉是种？种即为我，是种与我非二，恐亦未可，是果偶然乎？抑非偶然乎？佛之言曰：“是由业识。”盖种有美恶，业有净染。净与美相应，恶与染相应。故业之投种，如磁引针，截然不爽。然同一相应，何以不先不后，适生于此，则又佛所谓“缘生”也。经曰：三界有为法，一切惟心造。又曰：由诸业习气，二取习气，俱前异熟既尽，复生余异熟，洵乎亦偶然，亦非偶然已。

然则人也者，心其主而身其仆耳！盖心有善恶，身无善恶，故世之论人也，亦但论其心不论其身。惟心寓于身，不能不为身累。倘心为形役，斯失其所以为人矣。若天君泰然，百体从令，则全其为人矣。或乃谓身心本一歧之者，非故身死而心亦失，无所谓轮回，无所谓魂魄。而吾不谓然者，以身乃刹那变易岁月尽更，而心则百年自若也。且世间动植矿三物，其质性迥乎不同，矿物质性不分，质即是性，故质灭而性亦灭。植物则有生机，其体质之吸收组织视生机而异，故质虽略异，性乃万殊。生机即亡，体质犹在。动物则生机之中又寓觉性，每有知觉尽失生机未息，性灵一逝耳目空存。况人为动物之首，而可与矿植等视乎？又视听言动皆以心为主，心如不在则视听失而言动皆非。而修行功深者并能六根互用，且可前知，试问块然之身其能之乎？佛言心包六合，又言阿赖耶识为根身器界之本，诚非虚语也。

独是人既适然而生矣，则将昧昧以生乎，抑思有以善其生也。如任其昧昧以生，则我可无言矣。以古今凡民率皆昧昧以生者也，如思有以善其生则必有一至当之途以使人共由。或谓人性万殊，境亦千别，惟各视其力之所能与志之所向，安能趋于一轨，是果然。然人之行为，要先审理衡情，而后得当，不则焉能无误。由是以推则，所以善其生者，苟一一审理衡情，未尝无共通之术也，如不以我言为非，则请毕陈吾说，以备采择可乎？

或谓人之生也，养育于家，故当于家致力，此固人人知之，且

人人能之，无俟我之赘述。抑知家为至小之社会，而我毕生尽力于是，不复知有其他，则其量已隘而识亦卑矣。又以家为承先启后之地，然此非难能之事，苟一旦先已承而后已启，则其责固已卸矣。即先未能承后无以启，亦不能为是人咎，盖亦有命焉。又以家有天伦之乐，且为生事所聚，然父子兄弟夫妇之相聚，亦属适然。如家皆孝友之人，固有天伦之乐，不然尽有不胜其苦者，往往告之不从，激之生变，直以家为累矣。至于生事，亦非家为必不可少者，盖古之豪杰，今之僧侣，尤不乏弃其家，以求遂其志者，如徒尽力于家，恐未当也。

又谓人民为国所维护，故人当报国。特平情论之，人未必赖国以生，而国实依民以立，则谓人有报国之义务者，亦未确也。且今之国民孰不纳赋税供徭役者，是于国固已报矣。以外则量我之力行我之志，委身国事可也，潜踪高隐可也。即不得已而出奔他国，亦可也。若为人迫胁并非己愿，或怀恋利禄不能自退，竟勉强以殉其身者，则亦慎矣。如谓国之安危关系个人之安危，义当人人尽力，是亦不然。国固足保护人民，亦未尝不草芥人民，盖国与政府截然两物，我而为国宣力可也，仅为政府效力，则当辨也。如藉民之力徒以巩固政府而于国无丝毫之益，则方斥逐之不暇，尚忍为之用乎。且今之奔走国事者，非不博爱国之名，究之爵禄其实，但不败坏国事已为万幸，又何必假报国之名以营其私利耶！

若夫入山访道，固亦人生高尚之事。然惟利根上智之士为能行此，未可概期之人人也。吾又不敢轻量天下之士，以为学佛求仙必非今之人所能，特以此道玄微，非具过人之质且有宿根者未易语此。又今之世，先导大师何从访得，恐未睹其人而彷徨中道，甚或为人所诿也。故惟甘心遗世，志切修行，并不计道之得否者，或能从事耳。若夫研究玄学，沉潜内典，则此为个人之志愿，固在所赞许。至欲广事宣传，则梁君漱溟有言“问题既尚不

切时局，又未能安，恐徒抱虚愿，终鲜实效”。何则今之为时尚早也。

然则人生当如何？吾不敢放言高论，惟曰：人既托身家国，则有事于家国，亦固其宜。但当以家为寄，不必尽瘁于斯，尤不当以家之故而遗祸于国及社会。至于家之生事，富贵可也，贫贱可也，或不得已而弃之亦可也。若夫于国要当为国宣力，不当藉国营私，政可秉而权不可滥，功可建而利不可图，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，如是而已。至于职业，则为人人所应有，不乃为社会之蠹，何以厕身家国。吾谓最宜莫如半工半学（工学皆以广义言），盖作工则不为分利之人，而好学可期日益。又择业不妨稍卑，庶可易就，且其工与其学相联，自为最佳。即不能亦无妨各别，惟万不可为不正当之职业，以遗祸社会。若是则于人生已立其基础矣。

吾深悯夫人之沉溺于物欲也。夫生事之所需，固以衣食为重。然苟不至于饥寒，斯亦可矣。即求其稍足，亦非不可，乃未足则求其足，既足又求其多且美，复不惜专精，竭力以求之，且剥削千百人之身家以得之，而于衣食之外若宫室若土田若金银若珍宝，又一一求其各足，甚至拥费数百千万仍未饱其欲壑，卒之心劳神瘁，怨家丛集，旋亦命毕于斯，其所贻留徒以供子孙之游荡，或遇凶荒，又为盗贼所劫夺，亦何为者？夫豪家日食万钱，犹难下箸，则何如贫者园蔬之味可逾珍羞锦绣，徒以炫人。初何加于温暖，华屋不过容膝，未必因之长年，且人之生世，衣食之外大有事在。今乃一切不顾，日以斫丧其聪明材力于兹，岂不可哀者。他如嗜酒、吸烟、好赌，则其事尤卑，流毒亦巨，吾不屑言矣。

乃观男女之事竟亦复然。夫男女之殊形为孕育耳，即其牝牡交合，亦甚庸无奇。乃沉溺于是者，不惜以身心性命殉之，或广罗姬妾，或狎昵娼妓，且又或以利诱或以威胁，其纵欲戕身，固已可嗤。其不以人道待女性，亦甚可鄙也。又有两情相悦者，各